

晉書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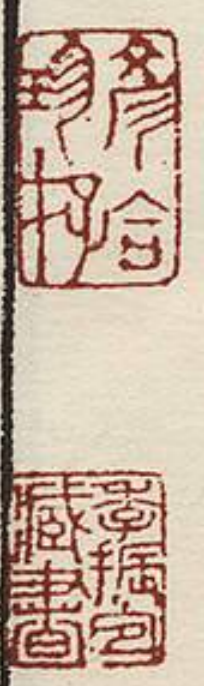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殄羶飲  
漣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  
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  
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觀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  
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  
伍整齊車申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  
險登天山絕地脉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  
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鄯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  
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  
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此日以為魏虜戎夷

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  
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百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  
兵東 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

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  
艱虞分鑿起亂晉昌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元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  
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  
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  
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  
雋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一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  
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  
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  
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  
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  
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  
下十喪其八莫不能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冀通  
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力負盡人命  
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劉元海

子和

劉宣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于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大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比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一角軒鬚躍鱗而至祭所爇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且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囹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元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二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鄰亂英惠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咷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眾猿臂善射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二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礪無以加也



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揚珖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次將帥士黨李喜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珍患之理也喜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弥從洛陽東歸元海飲弥於九曲之濱泣謂弥曰王渾李喜以御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害吾本無官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

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都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僂傑無不至者幽異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喜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昌陽諸胡聲言應穎實晉之也穎為皇太弟以元海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為冠軍將軍封虜奴伯并



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頽元海說頽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頽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九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擲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頽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叅丞相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頽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頽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无道奴隸

晉書

四

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下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九可以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新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雋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上年倍於夏商卜世



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龔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茲厄閻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冰泐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為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飢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為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眾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剋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于微東萊王弥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為差皆封郡縣公



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  
禾珍皇居及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洛陽蒲子崎嶇非  
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軋象下協坤祥於是  
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  
海光三字元海以為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  
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弥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為之後繼東海王  
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  
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  
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桓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  
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弥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  
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  
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眾遂潰聰迴軍而南辟於洛水尋進屯  
宣陽門曜屯上都門弥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  
厲呼延助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哀等率帳下  
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助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  
死王弥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為後舉下官當  
於充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  
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天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傳詢召聰等  
還師王弥出自轅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弥戰于新汲弥師敗績於是攝  
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為太傅劉聰為大司徒劉延年為大司  
空劉洋為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為皇后子和為皇太子封子  
乂為比海王元海寢疾將為顧託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  
為太保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  
裕為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  
年死在位六年偽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  
及為儲貳內多猜忌取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偽位其衛尉西昌王劉懿  
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摠



疆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塞耳且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旣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欽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下詔臣等以死奉之幾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劉欽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秉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又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欽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欽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欽攸梟首通衢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繫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捨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晉礪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皇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動感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劉聰

子粲

陳元洪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日而生聰焉夜有日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夫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誦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頤辟為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顥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又與公卿泣涕固請聰父而許之曰父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貧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父年長復子明辟於是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又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穎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為大司馬左光祿劉粲為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為大司空偽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亦焉單即父之母也又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父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發又尊母為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且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一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



遣河南尹劉黶距之王師敗於杜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道具舩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宜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中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壘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粲曜率大眾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邳模乃降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曹繇兼散騎常侍杜騫辛謚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巴吾而并其眾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弥部眾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氏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拔固守不降護軍麴允潁陽令梁肅自京北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為平西將軍率眾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新恢等亦率眾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率與諸軍戰于黃丘曜眾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秃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王為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大保劉粲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粲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粲女孩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



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  
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  
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  
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  
秩聰引帝入譙謂帝曰卿為豫章主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  
於卿一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  
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  
朕得十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  
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  
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軋受歷故為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  
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  
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為會稽國夫  
人遣其鎮北斬冲寇太原平北卜珣率眾繼之冲攻太原不剋而歸罪  
於珣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  
中丞浩衍持節斬冲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  
都公靳陵坐温明微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暮  
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書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  
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  
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墮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  
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  
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  
改往脩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  
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义子粲並與櫬切諫聰怒曰吾  
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  
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  
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功  
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  
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日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脩臣等竊



所未解巨等所以破肝藥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翹特等圍長安  
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二  
渚使其右將軍劉叅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  
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  
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度  
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道臣之孫荷榮  
禁闈鄉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  
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  
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于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於武霍喬  
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  
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  
琨與代王猗盧結為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曰利孫賓  
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眾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  
猗盧率眾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隊馬中流矢身被

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  
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是當思効命今其時矣  
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  
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  
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  
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 聰譙于光極刑殿逼帝行洒光祿大夫  
庾珉王雋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  
鳩帝而誅珉雋復以賜帝劉夫人為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忠貞  
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越鷄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  
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  
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毀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  
草芥故上天剝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  
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后妃  
嬪服無綺縠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



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以容六宮烈士一等矣陛下龍興已來  
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  
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日將營鷄儀中宮新  
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所營尤實非  
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  
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  
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  
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  
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  
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  
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  
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王耳元達  
先鎖要膏而入又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

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  
謝之易道遙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魏賢堂時愍帝即位于長安聰遣  
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生等寇長安命趙染率眾赴之時大都  
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為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眾在外長安可  
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眾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  
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  
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火燒龍尾及  
諸軍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逍遙園麴允率眾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  
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  
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  
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  
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  
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  
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



墮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為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綬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為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二單子左右輔各王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天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顓為大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劉曜為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扭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陳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鬪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摸之疆吾取之如拉朽素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

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悛諫違謀顛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表紹為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今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泐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阪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為相國摠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二日而死聰以其大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兩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



主上往以殿下為太弟者蓋以安眾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日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以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且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准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上抽監守東宮禁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讓美晉王粲且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疑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

晉紀二

七

者四十餘所疑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眾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疑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疑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臯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靳氏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為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曠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彊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且以長安為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



陽地震兩血于東宮庶表頌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飢甚去黃  
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  
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臯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  
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倚中黃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  
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  
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叙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  
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  
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三十  
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漸准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倚有憾於劉  
又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  
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  
之變巨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合齒孰  
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父臣昨聞大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  
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

晉書載二

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  
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  
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  
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  
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曰  
言不實刑曰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  
所聞必言異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曰  
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願通其歸善之  
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倚密謂皮溥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  
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倚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  
耳於是歡欬流涕皮溥大懼叩頭求哀倚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  
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倚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  
啟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茲殿下篤於骨肉恐言  
成詿偽故也皮溥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



為信然初靳準從妹為義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  
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  
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莫逆可  
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  
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  
風靡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  
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奈何準曰王上愛信於太弟  
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  
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  
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  
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  
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  
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  
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自殺生除授王沉郭倚等意所欲皆從之

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譙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閤誅其特進甚每  
達大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上崇天司農朱誕  
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  
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  
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  
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澤  
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  
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  
入免幹為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  
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  
宙之蠱蟻王化之蝨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  
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官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  
為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  
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



王公見之駭目御史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茲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茲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刀鋸之餘皆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軋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責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那曉不遠比牟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眾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疑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柏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

晉載記二

十

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怛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為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相食噉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不奉命潛結曹疑規為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飢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多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飢甚司隸部人奔于翼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大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



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  
虐愈甚無誠懼之心讌君吉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貌毀悴鬢  
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  
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襯街辭出降及至平陽  
聰以帝為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  
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為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  
猶暖遂不殞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  
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  
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  
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  
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左渠餘國引  
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蜀郎後年  
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  
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左渠餘國天王訶信遮須夷國天王

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  
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垣五  
色甚鮮客星歷此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  
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  
西者許洛已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  
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  
雄燕代肇基北朔大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  
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疑狼顧東齊鮮  
卑之眾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慮勿顧  
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眾精盛  
若遇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疑率三齊之眾以繼之陛下  
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先人生  
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為高帝圖楚之計  
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



變勅衷甲以備之又以為信然令命宮百裏甲以居祭馳遣是斬準  
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  
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祭圍  
東宮祭遣沉準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  
自誣與父同造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  
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父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  
官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閹豎所怨也廢父為北部王祭使準賊殺之坑  
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氏羌叛者十餘萬落以斬準行車  
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並雍尤甚斬準討之震其二子  
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異門閣宮殿蕩然立祭為皇太子  
大赦殊死已下以祭領相國大單于摠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  
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道行三驅之禮祭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  
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為名不如除之以絕  
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

正日載記二

一一一

子奔之者三萬餘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  
遮邀擊之為固所敗使祭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  
當生縛劉祭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  
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祭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祭祭曰征東  
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在此自當不敢  
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祭軍祭奔據陽鄉稚  
館穀祭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祭敗使太尉范隆率  
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  
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  
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  
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出朋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為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勳為大司徒中常侍王沉  
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尚書令王璽中書監崔懿之中書  
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



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后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  
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妣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  
百世之祿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  
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於淫色縱沉之弟女  
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汗清廟況其家婢邪宮如嬪皆公子公孫  
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犧玉簪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  
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曉華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  
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曉華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  
入諫門者弗通曉華臨刑王沉以枚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  
與汝事墜頭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斬準耳要當訴  
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斬準梟聲鏡形必為國患汝既食人  
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后鬼哭於光  
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  
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極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

晉書載記二

十三

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  
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內而葬徵劉曜為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  
止仍以劉景為太宰劉驥為大司馬劉顓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  
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斬準為大司空領司隸  
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偽謚曰昭武皇帝廟  
號列宗

粲字士光少而雋傑才兼文武自為宰相威福任情踈遠忠賢昵近姦  
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  
無幾作兼書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偽位尊聰后靳  
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  
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晝夜丞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  
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斬準將有異謀  
私於粲白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  
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



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  
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粲誅其大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  
顥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勣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  
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正劉暹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  
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蕪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  
準矯察命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  
大夫王延著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  
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  
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  
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  
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為左光祿延  
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  
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

晉載記二

一四

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為左  
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  
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  
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  
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  
暮元海果徵元達為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  
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  
恐大王賜處於九御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  
情盤相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  
大悅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  
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  
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相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  
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  
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指商周覆國之弊



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載記卷第二

晉書二白二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羣讀聖皇於厝覽不精思意苟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歆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閑居有一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斬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大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為掎角之勢斬準遣侍中卜泰降於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斬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斬明為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斬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藁邑墓號陽陵偽謚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



亮為景皇帝曾祖父廣為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為皇后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為長樂王闡太原王冲淮南王敬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牝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為新平太守周庸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氏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眾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

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眾背城而陣為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氏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為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於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自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西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千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西盡叛推巴歸善主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奴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



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為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眾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推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西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眾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太言於

眾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拉壘葺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埽壁而出邊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眾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彊皆稟其命而為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衰德推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勸於喬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啟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齒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衰贈屬不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



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櫃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變姓名客為縣卒岳為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聞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為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太享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孝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為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為大司徒曜命

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翊堯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模瓊南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幸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椁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二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閻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雕石椁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儼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



安固萬世為優耳與亡奢儉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无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鄧水囿以与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罅西小襄困賢罷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筆乎時君幸臣感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孝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比日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眾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

亂皇亡皇亡敗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罅者歲之次名作罅也言歲取作罅西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罅亦在子之次言歲取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荅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撫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氏羌仇池楊難敵率眾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与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務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



郎王獷為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  
悅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  
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羌中郎將武  
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  
怒且以曜為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  
輔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馮俱沒于安  
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  
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令復如此汝自視何如  
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  
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馮為將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  
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  
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阡城拔之西州氏羌悉  
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  
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相國領左長史魯馮對安大哭曰吾不忍

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馮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  
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慙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  
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  
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為也休屠王石武以  
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為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  
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偽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  
參朝政生曜三子熙龔闡曜始甚無官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  
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  
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  
平並化為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  
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  
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  
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  
遠毋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六萬



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增土  
為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  
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  
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大山之  
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矐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  
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二四上洛男子張盧死  
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矐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辛氏墓  
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  
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矐征西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  
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  
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  
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  
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  
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矐父墓門屋天風飄發其父寢堂于  
垣外五十餘步矐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  
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署其大司馬劉雅為太宰  
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劔  
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矐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  
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  
殊死已下推陳安趙募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冲兒等守隴城帥騎  
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  
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矐使其將軍平先立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  
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  
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  
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  
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  
不知所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矐大悅安  
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



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  
湍丈八虵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虵矛棄我驕驄虜  
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  
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  
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  
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  
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  
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  
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  
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  
求卿等試之不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  
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  
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

田松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  
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天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氏羌校尉涼  
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既平  
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  
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松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  
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斬進之亂曜世子胤没于  
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譙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  
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  
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  
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  
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  
動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  
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大伯高讓之風吾不  
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胤為



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躡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僅恐難乎為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何如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慕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獻欬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府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二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



崧勵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鬼神豈可爲  
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  
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  
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峭澗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剋之斬  
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岳陳  
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斬柵列圍  
渴絕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  
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念于八特坂曜次于  
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澗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  
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  
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澗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  
卦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  
司空劉均舉叅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  
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獻欵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  
辭曰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  
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  
劉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二爲國置單于臺于渭城  
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桀爲之曜自還長  
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由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  
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  
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祖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  
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體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  
死僞謚獻列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  
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體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  
署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大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  
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  
等固諫曜大怒鳩而殺之咸和三年曜夢二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  
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曰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



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骨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并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揚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為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閭及抱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眾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今居斬級二萬張閭辛晏率眾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眾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揚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眾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曜不撫士眾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築陽成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于西陽門偽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承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二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



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  
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  
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曰  
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  
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  
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  
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  
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  
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如擁衆數十萬  
據長安遣使招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  
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西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  
夏皆起兵應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  
胤戰於義渠爲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  
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

晉紀三

卷一百一十一

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  
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  
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  
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  
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輿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  
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筭疆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  
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  
以策馬鳴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  
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  
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  
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弥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  
不遠濡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  
箕嗣樹恩戎旅旣拔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剛人之氣然則信



不由中自飛弘遠貌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塞倭人方轡  
並后載馳闔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  
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  
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  
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  
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躬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楚既隕可  
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嚮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  
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爰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  
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  
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二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  
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  
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連遇時難用兵則玉鬪之倫好  
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暫偃和苞獻直  
鄂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  
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艾並丘石氏之興  
歟何不支之甚也

賈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爭雄胡旌颺月朔馬騰風  
埃塵淮浦墟呼河宮未央朝寂諺門日空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  
奔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  
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都門王衍  
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  
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醜不  
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上草木  
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  
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  
郭荷陽曲再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因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  
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  
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寧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  
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對之流涕以帶貨  
鬻為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且誘將  
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  
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  
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毆辱敬先以勒  
屬郭陽及兄子陽時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  
而濟既而賣與荏平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  
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志德  
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  
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權權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權家鄰  
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備於武安臨  
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  
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雁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  
集王陽馮安支雄隼徐吳豫劉膺挑豹逯明等八騎為群盜後郭敖劉  
徵劉寶張暄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





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驃驢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及桑及成都  
王頴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頴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頴  
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  
誅頴為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及奏議廢頴是歲劉元  
海稱漢王于黎亭頴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  
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  
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  
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潘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  
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擊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  
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頴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  
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埽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  
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  
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  
史石甚於樂陵甚死之乞活田禪帥眾五萬救甚勒逆戰敗禪與晞等  
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少子官渡為  
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眾將奔劉元海異州刺史  
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  
胡部大張翳督馮突莫等擁眾數千辟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  
說翳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  
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  
部大而歸單于矣且早為之計翳督等素無智略懼部眾之貳已也乃  
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翳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  
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翳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  
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眾二千辟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  
勒為獲罪於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寇掠  
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  
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  
其部眾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眾配之元海



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罷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彊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滎和郁奔于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冲攻乞活郝亭田裡於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長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逢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

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罷攻堵圈苑市二壘陷之罷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龍郵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陽原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萊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太陽大敗王師於瀨池遂至洛



川槃出輟轅勒出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相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厭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瑒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為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為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摠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岷棄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為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敷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唯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憚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弥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攻弥曜遂出輟轅屯于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



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為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軍荀晞于蒙城執晞署為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弥納劉暉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疑於齊勒遊騎獲暉得弥所与疑書勒殺之密有圖弥之計矣會弥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弥弥漸削弱及勒之獲荀晞也弥惡之偽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荀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弥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弥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无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疑復至共為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為然勒時与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弥亦与劉瑞相持甚急弥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受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為寇王弥人傑將為我害勒因廻軍擊瑞斬之弥大悅謂勒深心推奉无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

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与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弥讌于已吾弥長史張嵩諫弥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弥不從入酒酣勒手斬弥而并其眾啓聰稱弥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荀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陵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与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无名聚而為乱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



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動義堂堂長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埽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摠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无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選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聞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季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珉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遲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珉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埽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憂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

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楊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弥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且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竒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无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米布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



次皆堅壁清野探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  
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  
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  
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  
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  
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  
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曹  
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万  
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  
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  
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埽定并劔桓文之業可以  
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  
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邛卑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  
可擇比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竒略推三固存兼弱攻昧則

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  
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  
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  
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  
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  
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  
夷校尉如故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瓊  
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  
匹碑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章  
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頗爲就六眷所敗又  
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  
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  
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  
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



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擊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長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无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龍襄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李行冀州刺

晉載記四

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挑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杯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乞活李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兗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旣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杯任弟三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異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孛簡明經善書畫吏署爲文孛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旣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旣風俗舛雜須賢望



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雋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恋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百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鄉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歛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

晉紀四

九

今權譎遣使死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竒略无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璜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我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飢亂流離屯厄胤命異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无主蒼生无繫伏惟明公毀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尔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矜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獄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晉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藉子陽覆車不遠



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荅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馳使降于勒三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弼信勒之忠誠死復疑矣子春等与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塵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脩牋于東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万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尺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内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先懼容此二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具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死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為寇讎此則外无声援以抗我也幽州飢餓人皆蔬食眾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内无彊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軍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其范陽懼声軍討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



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疆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為天也使其將王洛生澤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東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斬市等于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為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邁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鉞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丘為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秦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此其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于勒逯明攻審黑于在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及集上署其長子興為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日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勛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及眾逆戰大敗而還冀武人王春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為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為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二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為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二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逯明擊審黑于



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盧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啟送于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啟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丁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坩城劉琨遣將軍姐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彊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追姐澹于桑乾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異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為寧朔將軍監異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異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巖馮睹久而不克勒問計于張賓對曰馮睹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恋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龍驤之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召長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巖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巖歸之巖以部衆離貳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睹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



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螻蟻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異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丙史荀闔劉琨與段匹磾步復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問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琨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龍衣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琨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段末杯殺鮮卑單于截附直立勿心跋鄰為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眾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疑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面主命以建菑縣遠勢援不接懼勒龍衣之故遣通和勒受疑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

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龍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劭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万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万余汶澤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二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万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又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因六爾聖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之枕尸二里明



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內  
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  
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  
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元海聰二墓  
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軍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  
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  
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為王  
后世子為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  
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彊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  
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脩于粟邑傳太宰之授  
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礼  
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  
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下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  
君之體當資舜奉鼗曼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  
俊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  
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  
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  
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  
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亭于襄國四門簡  
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勑壺署鑄豐泉錢  
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万級俘  
三万餘人獲牛馬十餘万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碑部衆飢散  
棄其妻子匹碑奔邵續曹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為斷挑豹  
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  
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  
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切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  
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國家道隆躬周  
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无赦乃止勒

晉書載記四

十四



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晉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載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劭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佐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昊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勃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荊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內依舊改為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勒乃許之

十五

載記第四

晉書一百四









